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微集卷二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七

宋 張嶠 撰

啟

代人賀鄧州張侍郎啟

肅膺嚴制出殿大邦十乘啓行壯元戎之師律六條問
俗揚刺史之風稜允協剛辰既諧莅事列城咸慶比屋
皆歡竊以十國為連尤重藩維之寄八命作牧益資撫
御之良觀民社之界付非輕知廟堂之倚毗攸在矧南

陽之巨鎮本夏禹之舊疆地接商於遠控武關之險民
務本業猶存召父之風况密邇於王畿仍旁連於澤國
必藉詩書之帥申嚴道德之威恭惟某官識洞幾微學
窮淵奧崇論閎議久聳動於簪紳大冊高文每流傳於
遐邇翺翔紫禁踐歷清華功在邦家眷深旒扆鉉素
隆於士望巖石久係於民瞻竊惟垣翰之暫淹蓋是升
庸之有漸某造門雖舊荷顧茲深猥緣婚媾之私得預
子姪之列豈其幸會復此遭逢竊寵庇於二天知曠瘼

之可免瞻門牆之數仞思進見以無階惟知虔奉於教
條庶以終承於芘賴

梁侍郎啓

肅給標材柔嘉秉德持荷京邑兼二事而有餘推轂人
材欲羣士之竝進遂令孱瑣亦預甄揚

折侍郎啓

秉德高明處心渾厚與人何備每有取於寸長於舊靡
遺至不忘於半面繫荷齒牙之論遂叨甄進之優

直院胡侍郎啓

名擅區中學該繫表懿文華國厚德鎮浮不遺骖馱之
辭猥置提衡之內肆令固陋亦預甄陞

呂侍郎啓

直諒多聞柔嘉惟則不遺半面許映餘光致使凡庸亦
叨甄獎某謹當銘藏嘉惠刻著深知

賀范叅政啓

伏審光膺詔旨入贊國鈞求治而獲善人政將焉往越錄

而尊儒術國其庶幾伏惟某官操行飭修資度夷雅鍾
六代山川之秀為一朝人物之英逮意之文競流傳於
當世先物之智每切中於事幾果以僉俞來都政地古
有君子則能國今得夷吾而何憂某頃以官曹三陪杖
履辱大雅過庸之遇識昔人托契之心顧將軍之變為
鳳凰尚敢論於疇昔如君子之將成猿鶴豈無意於矜
憐方負簠而屏居阻造門而陳慶

代王漕謝汪內翰啟

紫宸頒命濫委轉輸綠字授圖叨膺進直竊懷非據實
負深慚伏念某謏薄無堪冥頑寡狀早賴箕裘之緒旋
陪冠蓋之游與人耻事於詭隨但持狷介得累多因於
非意未厭廢閒十年居鷗鷺之羣一日被絲綸之命海
陵剖竹僅握虎符桐柏飛芻方牽驪駕恩光洊及寵數
誤加念江淮為租賦之淵欲輸供億况河洛為圖書之
府俾直遽嚴避不獲於循墻居實憂於負垂屬在繹騷
之際倚成轉給之資唱籌莫可於量沙漲堞豈堪於煮

弩雖非雨粟必使流錢退惟庸瑣之材廼辱幹旋之任
茲蓋伏遇某官素加推轂曲記遺簪聞堂下之一言初
蒙獎拔識車中之半面遂辱知憐誨函先枉於五雲寵
貺特揚於十部某尚當勉驅疲蹇少荅恩私雖未能重
足之趣拜瞻牙節佇可見花塼之步入踐台衡

賀秦內翰啟

伏審光奉帝綸升華鑾禁代王言之溫厚叅國論於深
嚴雖專翰墨之長兼賴謀謨之益歷考古今之所慎選

必用第一流顧如左右之視羣才豈止容數輩望屬久繫
歡言允同伏惟慶慰伏以翊善內翰道貫天人術該流
畧典司邦禮兼直禁林聲名畢復於舊章咸仰賴經之
制詔冊流傳於衆口共推逮意之文凡所已行尚為餘
事自非大用曷罄遠圖物論所歸政塗行踐周室二公
之同拜固可踵於前聞紀門兩令之並居亦足為於故
事時當大有事絕微嫌矧聖賢相逢方究格天之業若
父子而處益彰大道之公某一被譴訶四離寒暑摧隕

暮齒冀望末光苟存朝暮之餘生尚覩門牆之盛事其
為忝蹈莫罄叙陳

賀節度使啓

伏審顯膺明命寵錄懿親制節雄藩極光榮之異數奉
詞真館侈休佚之殊恩伏惟慶慰切以太母之德在邦
家先代之勲藏盟府豈止宥於十世蓋將至於萬年中
遭謗誣久乃暴白雖忘家憂國已大顯於徽音然累將
重侯未隆恩於外舍顧茲闕典久鬱輿言昔和熹嘗負

謗於建光之初而梁氏亦復興於永光之後悉賴臣鄰
之中議本非門客之能言觀近事之宣昭允增光於前
古伏惟某官惠和邁德忠義持身文辭高伯況之風退
避蘊長君之操豈但保家之主實繫命世之才始推元
祐之功意蓋兼明於國是終受餘恩之錫固以大庇於
門宗渙汗既行朝僉惟穆某睽違茲久瞻詠徒深比觀
綸綍之敷實倍懽愉之素未馳賀幅先辱誨函載窺行遠
之文益認古人之意其於悚荷莫罄敷陳

上權府呂郎中啟

執鞭起慕夙欣晏相之風泛幕增榮行竊王公之庇靜
言遭會祇益恐惶某官廟璉真材天麟異稟踵相門之
世胄飛官籍之英聲氣涵宇宙之渾學洞天人之蘊渚
更膺仕深結主知禁闥遨遊榮補駕鸞之列天津伊邇
瞻依日月之光當成康措刑之時分臯契懋功之任柄
司羣讞聯綴周行宿姦巨蠹罔不膺奔醉尉聾丞尚聞
驥附園扉草鞠治境塵清方天子起未央之思而寇公

有南陽之借劇郡決憲臺之雨決獄初成譙門開刺史
之天分符鼎至探禹穴而想滄溟之偉績傲鑑湖而屬
風月之主人青瑣文郎虛星垣之舊席黃堂春政融玉
帳之新恩第恐趣還靡容卧護惟黃霸尤長於治郡美
稱鴻材而姜牙終見於持衡無踰舊物某孱庸下吏樸
櫟謏材何捧檄以為貧遂強顏而尸祿勅宰百僚之底
邇迴衆俊之衡投閒者十載餘考績者三年爾瓜期甫
及樗質何堪俛仰乎蟲臂鼠肝戰兢無地奔走乎車塵

馬足夤幸自天望履舄以鳬趨指旌麾而爵躍致書潭
府謹馳竿牘之儀投礦釣壚倚竢陶鎔之力

賀中書舍人啓

光奉制恩榮躋西掖得人之慶際海攸同竊以內閣高
華為文士之極任綸闈清要蓋儒者之至榮在成周以
內史掌策書逮後世用舍人司訓誥非特取其屬辭比
事有以煥發王猷蓋亦欲其去惑治煩所以協濟機務
是為朝廷之遴選必得天下之異人以代王言用新羣

聽必也使人主寬大之意形于播告之間故能令海陬
羸老之民咸知德化之盛自非學擅九邱之譽文專四
禁之工何足以副宸扆之簡求厭士林之屬望惟我右
文之代爰登超世之賢成命渙孚四方風靡恭惟某官
柔嘉維則美秀而文角犀豐盈屹然廊廟之器珪璋特
達偉乎卿相之姿取俊軌不數年之淹曳鳴玉于羣髦
之右猷為自致今古罕聞況乎紫禁之擣華實乃濟美
之能事掌帝之制非公而誰詞命肆頒固已追隆于灝

聖文章近古蓋將力反乎深純欣吾道之愈光幸斯文
之有屬某早親杖履獲奉光塵逢盛德之進為倍輿情
而欣躍瞻風甚邇賀屢無階歌聖主得賢之詩徒增距
踊感貢禹彈冠之事更望知憐

賀中書胡舍人啓

德度清澄神鋒標映仲山甫柔嘉維則可以經邦子太
叔美秀而文信能華國某登門非舊推轂惟新從容荐
達之私委曲分光之意夫何始望敢以及茲

上連顯謨啓

顯膺溫綽榮殿价藩茲峻職於西清畢良翰於南國一
方蒙福千里騰懼某官心雄萬夫身兼數器黃雲奉日
嘗仗節以伸威紅藥翻階每湧泉而布命言出諸人之
右身結九重之知出入百為始終一節某向風有素歛
板未遑隨牒攝官願何功於多士摳衣屬吏將竊蔭于
二天闕願精公餽益保台嚴瞻仰惟勤敷陳罔既

代人賀刑部郎官啓

寵膺帝綸峻陟郎位光生畫省榮動星躔恭惟慶慰伏
以某官器邁璵璠望隆表幹踐揚棘寺早聞明恕之稱
驟列憲曹尤賴平反之益持法既資於克允斯民自以
為無冤凡預庀庥惟深鼓舞某効官遠郡獲映餘光足
未躡於龍門情已先於燕賀

代上縣丞啓

哦文聽事夙欽佐縣之高風糾職轄司偶玷同僚之下
列依雲有便指日可期念初志於青衿媿俛從於黃綬

雖相如之文為未遇而卜式之牧則所能托蔭江壖賴
依河潤

再任衢州謝宰相啓

奉三年之計最初未有聞拜一札之除書徒深自震本
旬閒而因任宜得戾而獲榮恩施隆深奉承兢悚伏念
某頃由羈齒無他技能濫隨三館之諸生得預師門之
著錄孤單無援微左右根柢之容留落不遭蒙哀傷殊
異之遇恩光日進眊月增揣循自覺於無庸假借獨

以為可教為增光價與作波瀾連其閱歲之寢深遂作
遺簪之舊物顧在傍之弗快益加厚而不疑雖翼卵之
恩屢殫所施而汗馬之力不效於前俄蒙越錄之除遂
廁從臣之列既處疾顛之位宜有責言之償顧我得而
我捐由小人之薄祚若狐埋而狐搢豈造物之本心一
去朝廷七離寒暑門牆阻遠蹤跡堙沉惟自信而不疑
每蒙存而靡間蓋微生之所以託命本緣道德之歸而
我公之所以得人豈專爵祿之馭彼勢利之相與為市

宜有多塗如禮義之固結於心必無畔去平生幸會有
此庶幾居慚固陋之身再被生成之賜此蓋伏遇某官
掌握元化翕張庶工收攬材能盡得短長之用勤卹勞
舊坐致風俗之敦惟是朽枯亦蒙振起某荷恩不報鏤
骨難名敢慕名高惟圖心競汲黯之多妄發旋已知非
房琯之能不言尚期自進終收微効少答洪私苟賒擠
壑之期盡是酬恩之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人到任謝執政啓

煩言驟至深虞四裔之將遷運泰持平遂俾一麾而出
守拜主恩之甚大戢釣施以無涯伏念某出自諸生偶
塵清序既無許史金張之援又乏荀陳杜趙之才拔而
進者或難為功躡而顛者固易為力況乎處衆必爭之
地而又當羣俊彙征之時不能引分以避賢遂致冒榮
而速啓吹鑿何補噬臍莫追自非當宁閔其孤危台鼎
照其本質則鍛翮當摧於密網窮鱗詎脫於垂綸肉骨
何加噓枯莫喻伏惟某官命世作宰任四海之安危當

軸處中躋斯民於仁壽投功稷契致主勲華調一氣於
玉燭之和幹萬類於陶鎔之手遂令孱瑣亦獲安全某
已攬印章奉行條教雖譴薄難期於報政然勤勞願效
於農功庶盡瑣才少收塵效延頸平津之閣擁帚丞相
之門敢思昔日之恩光更冀他時之獎盼

賀建康留守進職啓

伏審欽承明制寵進崇階成命甫頒僉言載穆伏惟某
官學臻閭奧業茂經綸德望重於縉紳元功著於彛鼎

蚤推直諒振羽儀於近官旋以猷為副變調之大任被
遇神聖而險夷不貳出入中外而輕重惟均自解機衡
屢淹藩翰顧鍾陵之作屏資舊德以于宣屬經荐食之
餘重以阻饑之後正集安之是賴果綏馭之咸宜爰以
成勞遂膺異數奉三年之最雖多共理之良致四海之
康終賴濟時之畧與其備長城於外圉孰若副巖石之
民瞻佇聞袞繡之歸用答師興之允寵詒誨翰仰佩撫
謙方令序之凝寒冀節宣之順適傾依之至數叙奚殫

答劉守啓

伏審休辰涓選蒞事云初託庇二天方深幸會移書十
部益佩撝謙拜貺以還疲駕增重伏惟知府待制博學
而知務善治而多文早歷高華久安恬逸居閒聳德晦
迹蜚聲方求志而尊所聞忽起家而為世用瞻此股肱
之郡有如師帥之良既平易以近人宜坐嘯而畫諾教
條甫下閭里咸安竊欣良牧之鼎來欲達空函而未給
貺踰錦繡恍疑先鼎之詒報乏瓊瑤但結後天之好感

慚交積敘述奚殫

賀新守啓

光膺嚴制榮鎮雄藩芝封初下於九重和氣已盈於千里恭惟慶慰竊以某官蘊忠信之吉德備經緯之懿文識度清深風猷宏遠蚤擢東堂之桂譽藹儒林暫分漢使之符聲蜚朝著綽有嘉績簡于淵衷逮咨師帥之良遂屬承宣之寄提封父老已興耒耨之謠入幕賓僚咸有依蓮之幸况某昔年襄野數面台光接惠訓之丁寧

言猶在耳念清塵之睽隔歲忽終星徒系仰於門闌恨
無階於親炙豈期會遇獲託庇庥知曠敗之可逃識歸
依之有地雖等威有間敢論半面之私而故舊不遺庶
竊二天之寵趨風匪遠指日猶遲跼蹐輶駒尚想當時
之顧盼輪囷蟠木更祈今日之并容燕雀私情楮毫難
既

代周守賀劉帥啓

欽奉明綸寵膺異數領帥垣之重寄聯內閣之華資風

聲所加遠邇同慶竊以雄藩巨鎮實惟屏翰之區冊府
道山昔號圖書之囿謀帥必咨於重望寓直尤在於真
才故能宣暢王靈粉飾治道衆仰折衝之畧士知稽古
之方自非間世之偉人曷稱沓來之煥渥恭惟某官姿
性夷曠學殖深醇猷為夙簡於淵衷德望素孚於羣聽
雄剛果毅之操足以攝姦宄之心深厚爾雅之文足以
出英髦之右卓爾後生之著蔡蔚然當世之表儀允被
簡求當茲寄委既賴長城之固咸知奠枕之安昔日理

財已見錢流於地上今茲固圉自應見虜於目中佇聞
勲績之凝旋覩禁嚴之拜凡居屬部莫不舞歌某濫據
蟠城久叨雲庇投劾而去願無三逕之歸竊祿而居尚
賴二天之寵覩茲顯陟實倍歡悰

賀張修撰帥高陽啓

顯膺上指擢總中權輿論僉諧邊聲聳動伏惟歡慶恭
以某官材猷膚敏識度渾深蔚然辭藝之有聞卓爾事
功之已試平刑議法如古于張論將守邊乃今頗牧遂

膺帝簡俾董戎昭躡陞書殿之榮對揚身章之寵惟三
江之控扼乃四路之要衝哲夫成城可坐安於吾圉大
邦維屏實兼奠於諸鄰某猥辱好音重懷雅眷願瞻承
之未卜惟燕養之所祈傾頌之誠敷宣罔既

賀李帥啟

伏審載圖外庸洵賜中渥乃眷禁嚴之舊德往提關陝
之全師詔命既傳士民相賀恭惟某官才宏而濟博器
遠而用周動必照幾微之先用能識文武之大理財富

國極山積而川流制勝安邊每風驅而電掃效愈白則
忌者衆謗雖巧而功愈明顧全雍之一方劇西京之三
輔旁連楚蜀外控羌戎水陸輻湊而貨泉亟更物產阜
蕃而儲畜未稱實藉智畧仰寬顧憂奉三接之榮諒深
當於帝意圖萬幾之重卽入亮於天工某最為拙疎自
安窮蹇正可出於胯下豈有畫於幕中方當仰窺榮衛
之嚴所以大慰平昔之望儻遂諧於發藥真有冀於息

黥

回河間張帥啟

伏審進職文謨借留漢塞金湯增氣草木知威伏惟某
官名重朝廷任隆方面智畧坐彊於人意材猷上簡於
帝心三命益恭莫余敢侮七年善教可以即戎別俟異
恩以酬嘉績惟魏地狹隘之守有張仲孝友之鄰雖款
晤之未諧尚餘輝之可賴

答真定曾帥賀啟

某比者被奉恩綸俾司留鑰川塗所熟無功又寘於河

滑鄉社非遙復我必從於汶上惟時寵渥重所震惶此
蓋伏遇某官密借鄰光久分波潤坐使迂踈之舊獲塵
寄委之優烹魚得書猥承流問以璧假道即冀瞻風

代王漕問候張督相啓

仰別鈞儀游更歲紀備屬僚於流馬儼記昔時陪下列
以登龍嘗叨異顧悵雲泥之有隔艱賤楮以常修每懷
授履之心未遂執鞭之願居徒搖於心旆夢每望於星
階竊仰而思以日為歲恭惟某官六經羽翼四海楷模

至誠質諸鬼神浩氣塞乎天地初渡江而化一馬早稱
翊戴之功繼取日而授五龍重正照臨之運戮力欲神
州之復奮身當強敵之衝巾幗遺敵人坐制褒斜之捷
棊枰清寇難獨宣濠潁之威築京觀而封鯨鯢平泰階而
運樞極海涵地蓄包括胷襟雨露風清斡旋指掌博器
固非於近用復君益顯於大忠身脩安危節更夷險姬
公暫出聊分東陝之權葛亮未還欲撫南瀘之俗佇播
衮衣之詠上寬宣室之思念齊人莫我欽王蓋衛君待

子為政故能掃清氛侵煉五色石以補青天恢復版圖
貢九牧金而鑄重鼎厥績甚茂非君其誰寒律浸嚴鈞
墀多暇宜有神明之密護自全福祿之永綏某早辱誤
知常趨率屬丹心銘在舊德川長念江淮為祖賦之淵
濫徙更於漕輓況河洛為圖書之府叨進直於深嚴顧
庸瑣以何堪實獎提之有素敢不勉圖績效少答殊恩
顧晉公為天下之重輕行觀再相儻太史無周南之留
滯願入洪鈞祈願之私敷宣奚既

問候秦樞密啟

昂位西方而正氣候謹昏中日在北陸而藏氷節方陰
沍顧安時而處順能視履以考祥愚嘗聞北陰為衍氣
之方殊俗稟能寒之性始自高秋之膠折漸因遐塞之
草衰及其邊塹冰凝障墉霜結每覘風而候月遂鳴鏑
以揚埃思漢軍墮指之時驗陸贄裂膚之語常切憂於
瘵甚或至於仆僵故自古邊騎多入寇於初寒之際惟
運籌帷幄能折衝於遐徼之間遂使佛狸消飲馬之心

符堅挫投鞭之志非謀謨於樞軸豈鎮靜於邊荒恭惟
某官材猷嵩高智畧輻輳恩結人而咸如挾纊威懾下
而悉若負霜置諸安而置諸危掌握功高於挈國胡為
將而胡為相笑談效見於強兵從容宥密之間肅靜疆
隅之上不踰廟畧坐鎮戎場方三冬正慮於北陲無一
馬敢為於南牧憂寬當宁福及普天某也涵泳恩波將
脫轍鱗之困瞻思德範殆如柱鶴之然悵望堠程恨拘
官守登龍門而久念吠犬竇以何如使吾子辱在泥塗

想見引手然志士不忘溝壑當自銘心方寒律之正嚴
必樞庭之多暇雖有神明之叶贊更祈饗寢之精調下
慰民瞻上諧柄用誦言所祝臺楮奚宣

與祕監啟

冰霜厲操圭璧凝姿見無禮於其君若鷹鷂之逐夫鳥
雀苟惡人之與立如衣冠而坐於塗泥夙堅好善之心
爰助詳延之意肆令固陋亦預甄陞某敢不彌厲素心
益循初度

與樊大監啟

某官樂易為資和平秉德進居膺仕物論尚其老成退
即鄉榆間里師其孝謹傾風滋久際見未諧特枉緘封

曲形眷念

某下
同前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八

宋 張嶠 撰

啟

代人賀劉漕啟

欽奉帝綸提司漕務爰諧良日已蒞計臺恭惟慶慰伏
惟某官間氣凝姿際天蘊識卓爾治朝之選蔚然當世
之英攬轡登車綽有古人之望裕民強國佇觀足食之
方固將粟腐于庾中豈止錢流于地上凡叨庇賴孰不

舞歌某猥以散材叨承支郡使華在望馳誠徒系于門
闌大厦方成自喜方同于燕雀

又代人賀范漕啓

肅膺宸制榮領計臺命下九天歡均兩路恭惟慶慰伏
以某官蘊雄剛之俊德負經緯之懿文粉署為郎燦列
星之光采黃華出使凜衣綉之風稜方調度之未充正
轉輸之是仰錢流于地宜推劉晏之能斂不及民頗賴
弘羊之算行見貫朽而粟腐旋聞國富而兵強凡在庇

床咸增欣佇某昔年汝海忝預同寮每覩施為固已逆
知其遠大迨觀騰連每懷未被於輝光豈期一紀之餘
乃獲二天之寵自喜薄霑于靈潤稍知漸遠于譴呵歡
忭裝懷倍百常品伏轅老驥敢懷空谷之芻涸輟窮鱗
正賴西江之水依歸之至敷叙奚殫

又代王憲賀劉漕啓

顯膺宸制榮領計權命下九天懽均一路恭惟某官圭
璋稟德杞梓標材猷為蚤播于士林聞望益隆于朝著

載惟遠績久在淵衷爰因經用之未饒復以軍須之仰
給特置西南之重任式茲調度之宏規自匪得賢孰能
倚辦某猥將使指按此祥刑雖深倚玉之榮頗重同林
之愧欣慚之懷敷叙奚殫

又答張漕啓

諱叔獻

拜除文陛易節漕臺績簡上心示方隆于寄委風行所
部益增重于光華伏惟某官植德裕和凝資粹美久宣
勞于外服所臨有聲行振業于中朝不待次舉顧此官

遷之寵實繫柄用之階某衰病餘生托依遠庇雖歡樂
聞賢之盛無門聞馳慶之由猥辱移書徒深負念頌言
之切叙致奚殫

又代人謝劉漕啟

効官無補汰斥為宜託庇已優選掄斯過得非所望愧
甚于榮竊以刺舉之在外臺朝廷所以擇士論荐雖由
成法君子于以知人在上者未嘗不欲得英俊之才而
取之每患于不公在下者未嘗不欲受特達之知而求

之或出于非道黨偏而被荐者多矣諂諛而自獻者有
焉與之既非其人得者或以為愧若乃以至公而待士
固可舉黨而舉讎推其由直道以事人豈復乍賢而乍
佞故所知必協于公議則登門斯可為至榮或載觀啟
事之品題莫匪士林之秀異夫何冗散亦預甄拔如某
者章句諸生衣冠衰系早年游學嘗妄意于功名壯歲
入官頗自安于屯賤每欲屈身而信道未能捨已而從
人況乃賦性蠢愚受才謗薄依流平進分若獼猴之騎

土牛竊祿強顏直如駕馬之戀棧豆豈意青黃之飾遽
加盤錯之餘孰為左右之先容莫識恩光之所自此蓋
伏過某官躬舉類之善以推轂為心雖如郭有道之妙
于人倫每若皇甫湜之少所許可如何清裁誤到疲駑
某敢不砥礪操修服勤術業勉逃俗吏之誚少致腐儒
之功願噓枯吹生已荷不資之惠然得隴望蜀猶希他
日之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又與同官趙漕啟

被命楓宸復叨飛餉觀風梅嶺行獲親仁忻末路之侵
尋有同寮之幸會恭惟某官天潢擢秀玉牒擣英文章
運白賀之華禮誼蹈間平之美入聯九棘端朝揚卿月
之輝出搃十連列郡仰使星之望某不圖晚節得並英
游幾十年過隙不留久違晤語數千里登車遐邁行覲
光儀尚敦代宋之仁使正春秋之始

又上王漕啟

攬轡而欲澄清方聳十年之寄掃門而求進達重煩三

握之勤既諧賤迹之登龍復許孤蹤之附驥榮為溢望
恩已銘藏恭惟某官閎閱韋平器能樂范金箭挺材猷
之美著龜懷識慮之明元大嘗預于九齡早稱穎悟忘
書默記于三篋衆服淹該譽處既休洊更為久富貴所
自有也將相豈無種哉養氣塞天地之間不害孟軻之
直耻君不堯舜之及素懷伊尹之心望久鬱于鈞陶時
暫煩于飛輓邁流馬木牛之巧高輦車驪駕之勲指顧
鞭籌從容心計如見錢流于地溢九府之贏資雖非雨

粟于天致六師之素飽豈特劉晏為管蕭之亞蓋聞裴
度過王謝之謨久已結知佇聞促召揆路雖稱于黃閣
鼎司元是于青氈後世豈無傳焉今為可矣流風猶有
存者是以似之如某者地出寒微天資鄙拙不見古人
之體實非君子之儒陋巷簞瓢半生螢雪楓庭賜命雖
參羣彥之聯芹泮效官已待四年之次青衫五緗白髮
雙親日資菽水之懽時有塵魚之迫四五十不足畏也
常恐功名之誤人二三子吾無隱乎未免童蒙之求我

強顏鄉閭回首歲時念當待旦以枕戈唯自引杯而看
劍夫何幸會獲覘星軫因得黃緣進干鈴史禮初蒙于
解榻恩遂許于攀鱗顧有時而為貧方圖仕進或因人
而成事實賴甄收若是則鷦鷯得一枝之安烏鵲無三
匝之遶固所願也行或使之念吾子辱在泥塗將拜君
賜則志士不忘溝壑實獲我心

見陳漕啟

右某啟掃門願見頃獲登龍斂版攝員今諧附驥喜孤

蹤之有託揣愚分以知榮竊以士處寒微時懷感遇聞風激懦固有輕千里而慕賢疾馳大呼蓋將求一顧而增價所以發壯圖于末路振滯迹于窮閭必有聞絃而賞音使得處囊而脫穎故韓子潔三薰之志不希世以干時而姬公當一沐之間每忘勢而下士窮通所繫今昔惟同恭以運使度支慮決著龜材優金箭利器久更于錯節孤峯鬱起于濃雲輝應列星名曹著績創為流馬巧思宣猷鞭箠歷見于賦淵笏畫自優于心計綽矣

流錢之術寬夫接惠之輸操贏資而佐軍興雖非天雨
以佚道而使民力常惡月朘固知江左夷吾之材可任
關中蕭何之寄存歷既久結知方深顧六代帝王之都
兵儲已行而七閩三粵之地漕計方艱聊枉長材以資
妙畫暫鬱具瞻之望倚成轉給之勲某也地出甚微天
資至陋頃因薄技偶玷清流念斗祿及親之心可代耕
于子職然五年待次之日尚閱歲于官期雖資穀水之
權時有塵魚之迫四五十不足畏也常恐功名之誤人

二三子吾無隱乎未免童蒙之求我強顏鄉閭回首歲
時天假黃緣今諧攀附烏鵲尚憂于三匝鷦鷯思得于
一枝方士安之辟屬僚欲圖倚辦然韓信之求封國敢
望為真倘蒙甄治之恩終覲涓埃之效其為欣懼未易
敷殫

又賀新漕啓

伏審光膺綸檢榮總漕臺況江東素知其威名而天下
想見其風采先聲所暨輿論翕然恭惟運使郎中器粹

天球材珍廟璉華閱振七閩之望陰功由五代而來通
顯累朝殆繼蕭家之八葉淹該萬卷不徒韋氏之一經
功當誓于山河氣可塞于天地粉闥雞舌握蘭嘗應于
星輝朱轂獸頭剖竹屢更于郡寄頃浙右藹綉衣之譽
今江臯資驪駕之勲方虞胡馬之盜邊益見將軍之抵
掌雖壺漿有元黃之筐皆後我以來蘓然羽書馳赤白
之囊必給君而不乏倚勤飛輓用濟征誅念淺高尚丐
於後人惟錯節可知于利器初聞頒于一札已竦動于十

連某也樗櫟散材丘樊幽介偶因拙技遂玷清流斗祿
及親之榮雖寬子職五年待次之久尚邈官期遂斂版
以攝員久掃門而在念行獲登龍之幸庶諧附驥之私
聞周公躬一沐一飯之勤而韓愈有三沐三薰之志素
知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將遂瞻承豈惟都人望之如
景星慶雲實勞傾跂忻愉在念敷述奚殫

又代王漕賀章漕啓

伏審榮奉宸章提司邦計初占新厯燦然列宿之餘輝

竊料鞭籌綽矣流錢之妙畫喜叨僚契行賴材華恭惟
某官懿胄清流名曹粹品器利久更于錯節歲寒益見
于後凋二千石分共理之符恩淪郡牧四七宿無笑人
之誚譽藹朝紳既宣已試之猷諒厚方深之眷念惟控
江流而扞外侮倚兵力以濟中興必膺九陛之倚毗用
足一時之調度然龍蟠虎踞素號要衝而蟻聚蜂屯申
嚴列戍某正虞綿薄以速瘵踈初聞細書十行之頒有
若中流一壺之賜倘可否相濟得少假于餘光則倚辦

成功恐或稱于聯壁行遂披于雲霧輒先貢于臺牋欣慰所懷敷彈奚既

答知肇慶府葉南仲啓

消日之良已敷于條教占書為謝猥及于廢閒顧道路之阻修佩眷存之勤至伏以某官稟資茂異迪德粹和究極天人蘊西京儒者之學撫綏民物得方今循吏之稱蒞事云初興謠甚美眷言此郡實古名區唐室中葉以還地望每崇於南海先皇賜履之後山川益重於春

陵今得其人可以觀政某屏居茲久與世濶踈萬里還書深識故人之意三年奏最佇聞優詔之除會晤方賒保綏是祝

赴衢州答王提宮啓

屏居四稔寄迹江湖恩詔十行誤膺符竹猥因假守遂獲依仁某官樂易為資和平秉德睽違滋久企詠方深特枉緘封良增慰戢某叨蟠城之牧養懼非所長問為政於里居尚期寡過欣幸之切敷陳靡周

答知全州高楫啓

伏審消辰協吉蒞政云初方輿頌之流傳忽行人之踵
及山川悠遠問勞烝仍薰沐惠和頓忘衰病伏惟某官
早用力于當世遇盤錯而知能旋被命於公朝以魁傑
而見異遂分符竹遠慰黎蒸佇嘉績之著聞越常均而
進用某屏居遠外過辱記存感佩之私叙陳曷既

代人問候王襄陽啓

庇微官於州縣實類匏瓜望大帥之鼓旗第增鶴頸當

歲華之邁盡屬戎事之方殷伏惟鎮撫之餘默有神明
之相伏以某官朝廷雅望學校宗工鳴玉楓宸聲忠嘉
於入告總戎師屏懽威武於殊方爰從南雍之上游移
鎮全荆之舊國襄陽父老頓覺雪山之輕楚甸民黎忽
有長城之固佇聽軍聲之疊震坐令敵氣之潛銷還膺
名節之來峻陟台階之寵某久叨庇賴仰佩恩私孤蹤
寢遠於門墻宵夢但馳於啓戟摧顏鍛駟顧集苑於無
由宛轉窮鱗鯁餘波之有自儻遂見收於月旦庶幾借重

於時流正違趨覲之階惟重節宣之請

代王漕回蔣潤州宣卿啟

木牛飛粟游騰足裕之聲銅虎分符就擢蕃宣之寄初
觀露綬早聽歌襦既條教之一新宜懽忻之四塞恭惟
某官天球毓粹廟璉凝珍眇綿先見於事幾緣飾自持
於儒雅踐揚滋久治號吏師譽處益休名皆實效念食
貨國家之重而江淮租賦之淵漕計再專睿知深結南
徐巨鎮實屏蔽於行都北固要衝方蜂屯於列將載疇

雅望作牧雄藩亟聞報政之新佇正褒庸之典某自聆
除綍欲奉慶牋二千石之惟良追蹤循吏尺一書之趣
召拭目華塗忻懌于懷敷殫何既

回潭州劉徽猷啓

伏審十連有帥治最流聞一札細書寵留因任教條不
改恩敷方新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厚德鎮浮長才經遠
早結清衷之眷游更膺仕之華均佚雄藩三載卓優于
考績疏榮文陛一麾再畀于牧民是為漢宣增秩賜金

之科諒無賈傳臨湘感騷之歎既見蒙休于千里行觀
入作于三公某猥以庸虛謬當糾察曲被雲緘之貶過
形袞字之褒慚臺綱自揆于非材喜藩竹再留於良牧
永言忻愧曷易敷殫

答沈教授啓

某官操行飭修文辭高妙宜擢居於冊府尚淹卹於外
庠過辱謙勤垂貺翰墨愧非良樂負逸驥之長鳴報乏
瓊瑤辱夜光之虛授感銘之至敷叙奚殫

代通使長啓

湖北
監司

知所取而知所予愧無稱于使令晦斯光而窒斯通行
有期於趨侍雖深榮幸復積凌兢恭惟提舉學士妙道
造微偉謀經遠理財而禁非曰義贏資而佐軍之興雖
江淮為租賦之淵莫若上游之重鎮况山海為天地之
藏實操富國之至權促督倚辦而自能成功噸呻諧戲
而無或敢隱屬當冬筦諒保天和為國家之倚毗宜神
物之擁護綽盡幹排之術地上錢流祕收練養之方體

中禽戲仰輔經營之畧必宜敏銳之人如某者才不逮
中學難語上賢非王紹豈見器於真卿能謝李衡莫獲
稱於劉晏詎謂蔓草不植於松栢之下唯恐寒葭難倚
於珠玉之傍行將披雲霧而睹青天遂可依芙蓉而泛
綠水喜而不寐欲事大夫之賢寸有所長庶期國士之
遇緬懷欣懼曷罄敷宣

代章漕與交代啓

已試無聞復叨因任成規可守行辱告新稔聆英茂之

傳今忝交承之幸恭惟某官材猷敏劭識度恢宏輿人
誦東里之賢名理善文名之學入游蘭省燦然列宿之
輝出駕星輶隱若外臺之寄不圖衰晚相與後先聞漸
及瓜將上三年之最顧茲行李欲馳一介之微匪遙披
霧之期預負續貂之愧流金日永飛粟政成願精鼎食
之調即迂鋒車之召

與交代啓

着鞭得路久欽筮仕之先汰礫貽譏分處登庸之後續

貂預愧披霧匪遙政無判乎初終情不分乎彼此茲偶
緣夤幸獲預交承某官政績播揚英資挺特從容蓮幕
衆推游刃之餘荏苒瓜期人惜揚鑣之去遐瞻越嶠阻
貢剡藤必以告新冀與聞於舊政遵而弗失庶不忝於
同塵即遂叅承倍諧慰詠

回諸官啓

相望風馬未際聲姿茲以分符幸因覲德辱移書之過
厚愧為問之不先佩荷之深叙陳曷殫

某官樂易為資和平秉德霜臺總憲衆聳其威稜宰旅
升華共推于裨輔睽違滋久繫望徒深忽被緘封兼懷
慰戢

與高左司遠迎啓

伏審某官遠擁旌旄將臨郡境民黎鼓舞預興五袴之
謠僚屬聳瞻佇戴二天之寵某拘官聯之有守謁道左
以無階莫倍負弩之驅徒系褰帷之望

代賀徐太宰啓

延登脩禮渙汗䟽榮孚號寢庭正位台宰中外聳瞻其
盛事華夷逖聽其休聲縉紳有光朝廷增重竊以人君
論相尤難柱石之才儒者致身莫重輔弼之任黃帝以
六相而隆至治虞舜以八元而成大功商美阿衡周稱
師保翼扶炎運則蕭曹為創業之臣焜燿李唐則姚宋
號守文之佐名施當代而無愧德垂後世而愈尊自非雄
雋之偉人曷稱股肱之大位歷觀古昔尤慎選掄必推
老成乃宜圖任恭惟某官道大德備才全行醇蚤任轄

網久熟具瞻之望迨司屏翰益隆理劇之稱知無不為
義形于色廟堂抗論素肩許國之心帷幄折衝夙擅御
戎之畧果以僉俞之允爰升鼎鉉之司方天步之艱難
而當冕旒之注倚正國勢之衝決而寄寰宇之安危此
古人之所甚難而明公之所獨任固知治平之有日可
期疆場之無虞威聲既加戎寇自震四方同慶萬宇一
辭某猥以妄庸謬膺寄委獲覩真儒之爰立方欣鈞播
之焉依身雖阻于望塵情特深于賀厦載念家君之効

官汝海適逢元老之作鎮雄藩得為入幕之賓亦與登
門之列綢繆恩紀荏苒歲時常懷報德之心遽起蓋棺
之恨豈圖不肖復庇洪鈞歡慰有嘉并蹈無已雖駑駘
下乘不堪鞭策之施然草芥微生終賴巖霖之賜過此
以往未知所裁

代人賀吳少宰啟

寵膺宸制榮貳台司柱石勝任而朝廷自安帷幄有謀
而我狄威震何期恤緯之際遽獲濟川之才中外聳瞻

人神胥悅竊以人主之置相係天下之安危君子之登庸為生民之休戚厯觀此選自古為難方其無事之時雖梳貌蠟言之徒亦可充其位及其有事之日則代天理物之任必也惟其人故能扶危于顛沛之餘致治于搶攘之後鎮撫夷夏燮調陰陽尊庶陛下辰極之崇措社稷于山河之固載謀良輔無出真儒恭惟某官康濟標才直方秉德建大議于猶豫未行之際陳讜言于忠邪難辨之秋內翼聖君外銷強寇曾不踰時之久遂收

蓋世之名果以僉諧爰登鼎席公孫弘以徒步數年而
至上相不聞佐戴之功田千秋以寤意一言而陞宰司
茂著經綸之效若乃由術業而致顯位以忠嘉而建大
勲從古所無廼今創見凡叨庇冒孰不舞歌某猥以散
材繆當支郡瞻依崇仞嗟莫預于趨鳬仰庇洪鈞徒自
同于賀燕敢冀巖霖之潤亦沾槎枿之餘過此以還未
知所措

回劉狀元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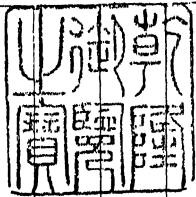
伏審庶陞臚傳冠時髦於異等粉榆歸載榮畫繡於故鄉伏惟慶慰竊以漢置光祿四科尤重臨軒之對問魏有中正八品蓋規論秀以官能本朝登進士於儀曹學者率在庭而充賦蓋雜漢唐而並用每入宸寓之異人逮此中興益修故典果有絕倫之彥來為入之先事不素愆目非眉中伏惟某官負才傑異造行飭修富學問於三餘夙藹勝流之譽干雲霄而一譽蔚居稱首之榮若固有而不矜知夷塗之方遠寧或淹於外補行見

欽定四庫全書

紫樹集
卷二十八

六

掌於近官某偶以分符獲觀盛事緘封見寵敢忘贈繡
之私頌詠雖深終乏報瓊之善永懷至意深切汗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微集卷

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黃

鍾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九

宋 張嶠 撰

啟

賀樞密啟

擁樞拜命奉揚丕顯之休渙號孚庭歡樂得賢之福震
驚戎夏焜耀紳修凡預庇庥舉深欣屬竊以振萬民之
命莫先帷幄之圖折千里之衝孰重樞機之任自古在
昔無競維人子產有辭諸侯於焉是賴得臣猶在晉文

未嘗不憂顧一時列國之卿矧命世王者之佐固宜增
朝廷之重於九鼎清方域之難於多虞人有奮心士無
匿志伏惟蘊復變知貫之學志鉤深致遠之功出入十
年翱翔兩禁高文大冊早傳誦於人間深策遠猷極鋪
陳於帝扆固自可以文章垂於後世然不獨以行事載
之空言果簡上心超躋右府方茲民無異望天有還形
觀侵地之盡歸知悔禍之可必天而未厭周德必將中
興臣復恢於夏家卒畀舊物顧國勢之方起蓋如鴻漸

於磐而閣下之遇時亦若魚之有水必將贊國於旬歲
之內收功於朞月之餘正位台衡勒勲廟器非但輿師
之係望亦繫雅素之自期某展慶無階屬心有地九功
既叙願賡歌中和樂職之詩七德允修當復繼江漢嵩
高之雅

賀樞密啓

伏審顯膺制冊寵冠樞密羣士領榮欣用儒之無敵四
方同慶知息肩之有期竊以漢室之制三公丞相兼太

尉之事本朝之分二府樞臣專斗極之司然史霍以大將而當宰物之權文富歷相臣而任本兵之寄雖倚毗之或異顧體貌以惟均矧中夏之未寧正沉機之是賴將圖遠畧尤握中權果以元臣來都右府伏惟某官才高伊管學際天人威名重乎縉紳信義昭乎蠻貊以社稷安危為已任以生民舒慘為私憂頃遇國屯勵疾風勁草之節還登鼎膺若金作礪之圖雖許國之志彌堅而醜正之徒罔便一辭機政屢易歲時逮茲公道之

行始正幾庭之位竊惟敵讐未報國計初聞當寢昔枕
塊之至哀亦怒我怠寇之時會苟因茲以舉事蓋必可
以成功圖之積年有在今日考自古軍旅之用知昔人
勝戰之方亦惟德刑辭令之素修不但車馬器械之徒
飾故秦繆之成霸業以念德而用孟明而鄭人之返楚
俘蓋更幣而從子產苟欲威懷之並濟莫如智力之兼
資伏計良圖已無遺算方且深謀而務烈所更宜經武以
抗戎昭期一振於天聲以大殲於羣醜建萬世格天之

業畢平生致主之心銘功鼎鍾正位台宰蔚為元老永
輔皇家某限以居官莫陪班謁歡欣之至實倍常倫

賀樞密啓

伏審顯膺明命登貳幾庭仰儒者之進為知生民之繫
賴恭惟慶慰伏以某官雄剛蓄德明茂凝姿學有本源
識周理亂擅文章之奧雅極議論之深醇闊步天街久
踐揚於華胄垂紳帝宸罄啓沃於宸猷方人強盛之時
獨能以異同自立遭時緩急之際必不以存亡為辭固

宜益簡上心允符物望未淹星歲復秉事樞當其奉身
而歸衆仰賢人之守逮其揚廷以命人知國論之公進
退之間邦家竝懿固可視諸在列皆知直道而事人風
彼羣儒無復曲學以阿世豈但稍堅於士節將期漸變
於澆風方制命之甫頒宜士民之胥慶竊以寇讐未殄
國計初聞斯戴天弗共之時蓋致死復讐之會激吾衆
怒宜有成勞且順德昌而逞德亡彼稔惡之已侈顧直
為壯而曲為老我伐罪之有辭人肩一心士氣百倍方

將詰戎兵以極武震修辭令以致文昭永資制勝之謀
一洗枕戈之憤然後銘功彝鼎正位台衡永庇斯文以
輔當世某頃者來從遠外有荷陶甄荏苒歲華徒抱當
時之鈎繫優游恩紀復瞻向日之夔龍歡欣之情倍萬
常器

代人回樞密啓

已經徙月甫御祥琴奉出綽之宸章躋侍班之峻列伏
惟慶慰伏以宮使樞密大資誠深格物業茂經邦蚤被

眷知久隆士望頃叅陪於樞筦公議攸歸俄出奉於真
祠興言載鬱方期召節復乘事機尋遽罹乎苦塊之憂
固難煩以金革之事繫上心之圖舊爰降典以奪情既
執禮而固辭遂居廬以終制逮茲改服之始已觀明命
之敷顧均佚殊庭諒不違於雅志然翼扶興運終有待
於真才佇聞衮繡之歸庶罄謀猷之告豈但邦家之是
賴亦惟衰朽之為依過沐撫謙寵貽誨翰其為載荷莫
罄敷陳

通樞密啓

門牆伊邇久踈削牘之陳望走何之寧出受知之地方
象平之戒候宜贊國之甚休仰惟興寢之間綽有神明
之助伏惟某官學惟復賁道以時中久馳一世之貴名
晚賦中臺之大政推轂寒微之彥務在得人弼諧帷幄
之謨徂惟求定頃鄰好之方講顧國言之並興非同寅
共濟於遠圖則浮議幾移於全策豈知華元一使終克
合晉楚之成可使平原從今無敢論天下之事既使聘

之相逮保疆場而不驚信能國之必人驗皇天之悔禍
曩於平日徒思為太平編戶之氓今於此時羞不在中
興名臣之次伏念某伶俜寡與眚厥非才嘗誤蒙一日
之知似不處衆人之後拜計臣之命忽匝歲華蒙易地
之恩復更時序自惟窮躋久爾淹留豈徒以千里聚糧
之難蓋亦懷三宿出晝之義今閱時之滋久復資用之
益殫顧水陸之甚賒挈妻孥而將邁淮陰亡去知丞相
之已言屈子放流歎龍門之不見矧老冉冉而已至且

技斷斷以無他徒羞沒世而弗稱復恐盛時之不再念
守廬之病馬敢謂用違所長嗟起廢之覺師自歎不逢
其適瞻言益遠滋進無階雖羈齒之愈踈尚鈞憐之未
憖戀慕之至敷述奚殫

代人賀李樞密啓

光膺顯策入踐洪樞朝廷尚賢中外同慶竊以國家之
設為二府委任惟均戎政之付在中權安危所係惟廟
勝有折衝之算則國勢如磐石之安必須得文武之良

才付以謀謨之遠畧故能料敵制勝默觀堂上之奇禁
暴戢兵坐見目中之寇能任大事必屬偉人恭惟某官
論道儒宗佐國人傑輔翊仁聖有安社稷之大功掃蕩
鯨鯢無保妻子之私志夫婦咸知其忠義蠻夷固懾其
威名方邊境之未寧屬樞機之虛位掇自筦轄之重付
之帷幄之謀賢者太平之基宜在高位善人天地之紀
可以保民凡在帡幪惟深鼓舞某偶承人乏猥剖郡符
庇廣廈之餘庥沐膏霖之靈潤其為欣忭實倍等倫惟

身寄於窮山跡未及於行馬顧瞻崇仞倍燕賀以無階
仰賴洪鈞識歸思之有自

代張帥謝太師除敷學啟

假行都彈壓之權慚無課最寓延閣高華之直誤被寵
遷命拜自天恩歸有地竊以京兆重守符之任甘泉嚴
從橐之臣出則濟治於劇繁入則脩承於顧問昔兩都
求治責三府之政聲今六閣相輝藏累朝之寶典故輦
轂雖剗裁之地或筆囊陪侍從之班如其未桴鼓之稀鳴

安得預瀛洲之妙選伏念某材羞樗散質愧棗昏有家
漂流逢世恢復策名委質徒堅父教之忠趨事赴功無
益公家之利頃自湖湘之踈遠誤蒙廊廟之召收旋將
漕於日畿繼承流於天邑暮年已勉策十駕以不前衰
病居多無一毫而仰報屢有奉祠之請庶銷曠職之憂
未聞洪造之矜從反見清班之驟躡仰知全度終欲曲
成寵至若驚固當力疾感深而泣徒自戴恩茲蓋伏遇
某官一德享天三王施事致主復雍熙之治躋時題晏

粲之期道本密庸運極樞而變化人無求備采葑菲以
用才遂俾庸虛亦叨甄獎某敢不益思不逮求稱所蒙
若泥在釣已荷甄陶之賜我心匪石實懷篆刻之私感
愧所存敷彈曷既

代人賀范左丞啓

光膺帝制榮鎮帥垣克協剛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竊
以南陽之巨鎮實為畿右之奧區北啓申息之門西控
商顏之險平居無事宜推召杜之才方內有驚必藉詩

書之將豈徒少寬於南顧蓋將遠愴乎王靈載觀謀帥
之難果見得人之盛恭惟某官朝廷元老宇宙真儒論
道巖廊夙擅佐王之畧折衝帷幄更隆分閭之名顧南
道之雄藩實本朝之重寄遂煩卧護以節戎昭桃李新
陰猶是昔年之種田間故老莫非沐化之人凡居屬部
之中舉極欣歡之至某登門最久荷眷寔深昔戰文場
誤蒙題品今承支郡復借輝光幸汰斥之未加識依歸
之有地搖心大纛掃門未厠於臺輿引領鈞閣賀厦自

同於燕雀仰聽鋒車之召峻躋槐序之榮顧雖朽質之無堪尚被膏霖之餘潤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人賀耿右丞啓

肅膺制詔峻陟台階光動縉紳歡騰朝野竊以國家之機務畢歸於六官臺閣之紀綱盡總於兩轄欲其通達於典故則莫若圖任於老成欲其興起於治功則莫若登庸於儒者惟其望實之素著故為遐邇之所歸恭惟某官四海真儒兩朝元老輔翊仁聖已隆舜禹之風化

育黔黎坐致唐虞之俗凡叨庇賴莫不欣愉某猥以妄庸早蒙甄采仰銜恩紀居懷鄉往之誠分絕等威久闕竿牘之獻覩茲顯拜實倍懼悚竊以蹭蹬泥塗棲遲末路自念桑榆之已晚尚茲州縣以徒勞齒髮凋零志意衰落氣凝寒谷尚思鄒子之吹噓驥老鹽車妄意王良之剪拂

謝館職上趙相公啓

試言鼇禁初無耿著之稱庀職道山忽被過優之寵望

不及此得之若驚竊以麟閣芸臺允謂圖籍之府石渠
天祿寔為賢士之疇所以典校秘書采摭前紀網羅天
下放佚舊聞爰自漢魏以還未若國朝之懿非徒典章
文物大備於往古顧夫公卿將相多出於此塗主上繼
陽九之餘啟中興之運蒐裒流畧振拔滯淹雖訓士蓄
威莫急於戎馬之際而儲才待用尤先於閒暇之時故
其藏書也非徒校籤帙之多所以鑒興衰於往代其毓
才也非徒銜紳縷之富所以求濟理於異時是以游息

藏修爰處文章之林府優柔厭飫俾深師友之淵源飽
大官之食而無陳力之勞列東觀之名而有清流之望
苟徒矜於冒處可謂榮焉若思所以稱之則知懼矣顧
其職之逸也則何啻於案牘之繁而遇之優也蓋有過
於督責之峻且國家既以禮意而待士則臣子要當以
節義而報君矧夫屬時艱難之秋而興稽古禮文之事
亦可知其注意固不主於讎書壯事老謀允望經綸之
畧斷編蠹簡豈專整比之功徒有書淫無裨國論則雖

於四部而舉一事甲乙無遺以十年而就三都紙墨為貴語其風流文雅可矣何益興亡治亂乎哉況又不能顧安取此宜得方聞之士以應側席之求如某者江漢鰥生簪紳單緒學非強力功已廢於三餘識懵該通誤寧知於九寫雖少從事於咕嗶之業然雅不喜為章句之儒徒傳綈裘之書未訪山藏之記秋罷夏五安知前史之闕文三豕六身詎識古人之奇字而况門衰祚薄甘愁苦於終窮年長智昏美超遠而愈邁耻周容以為

度獨好修以為常分畢老於棲山敢萌心於華廡豈謂
儼佃之質忽叨擢叙之優內愧翹車俯慚濡翼此蓋伏
遇僕射相公命世作宰居軸處中央輔大君將至格天
之業克勤小物靡忘待匱之圖顧惟渙浥之才本無左
右之助從容貢達委曲陶埏雖大鈞埴北之無私然孤
生刻著之曷已甚謹當仰體國家之待遇次惟吾相之
甄揚行不敢以阿時言必期於行遠學無泥古要當守
經事而知其宜義在必為庶幾臨大節而不可奪冀收

尺寸以答知憐

謝相公啓

首尾
同前

望隆中外威憺華夷功名蓋世而彌堅報國之心知勇
絕人而每厲進賢之舉知孤單之有舊察狂直以無他
不遺小物之微畢在洪鈞之播致茲冗散卒預甄陞某
敢不彌厲素心益修初度求異書以廣其見就端士以
質所疑行不阿時要處於獨而無愧學無泥古庶施於
今而可行

謝惠生日啓

伏蒙眷予俯錄生朝載惟愛厚之私益重劬勞之感佩
銘徒至數叙奚殫

伏蒙錄其生育之日形於謠詠之餘廢蓼莪之篇感深
風木拜英瓊之贈愧乏報章銘佩之私叙陳曷既

代人謝人啓

窮山久處每欽暴勝之威名使節初臨遽玷山公之啟
事縈策偶加於款段揮斤設及於樗蒲仰荷恩光俯慚

忝冒伏念某簪紳末系學校諸生門地衰微尚冒鐵爐
之號人才葺散已竭淮水之流學情三餘譽非一鶚蚤
策駑駘之駕來遊翰墨之場抗志丁年謂功名可立致
策名末第嗟州縣以徒勞嘗思襍被以退耕尚爾強顏
而干祿汎紅蓮於淥水已慚畫餅之虛名委美錦於學
人詎責庇身之寔效况復蠅木無先容之助苦瓢非適
用之才而乃繆賜青黃驟加俎豆以一言而受縣愧無
買辛之能緣壺餐而得原姑賞趙衰之節寵雖生於意

表愧實溢於情涯此蓋伏遇某官事君以人維善舉類躬鄭莊之推轂急於進方知汝南之月評宜無濫舉夫何闡茸亦預品題某敢不益尊所聞力行其志懷鉛提槧潛心舊學之淵源行己立身不愧古人之操尚庶圖涓滴之効少答權輿之知所以報公請事斯語

代賀樞密啓

顯膺宸制入領兵權樽俎有以折衝京師為之奠枕由中及外式舞且歌竊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樞庭實

總其政師之克敵以直為壯而廟畧實制其謀惟其政有所歸故能整軍而經武惟其謀有所在斯可保大而
定功宜得偉人置之兵府必也制勝於中權之地斯可
消患於未形之先恭惟某官以道事君沉機先物蘊果
毅之德而富於奇謀挺經濟之才而長於應變既以嘉
猷而告我后又將不戰而屈人兵邊境用寧威稜遠暢
帡幪所被歡慰惟均伏念某昔有夤緣獲塵微契蹉跎
歲月嗟久遠於門闌懷念恩私曾不忘於旦暮親茲顯

拜倍激欣悰重念某年迫桑榆徒勞州縣從官嗟筋骸
之難強歸耕無壠畝之可依雖樗散不才已分見遺於
匠石而疲駑下乘猶希一顧於王良

代上越守孟少保啓

伏以名藩建牧式艱委任之權耆德懋官僉議老成之
列仰宸衷之圖舊眷民部以登賢凡在帡幪率由陶鑄
竊惟美政美俗者大臣之懿範全終全始者元老之高
風出守一麾則坐分天子之憂入為三公則尤係生民

之命雖金馬玉堂位隆於近輔而朱轡皂蓋儀重於前
聞子房勲冠於卯金晚為太傅安石位高於典午出鎮
廣陵宜論道之宗工攬承流之劇郡恭惟某官受天間
氣為世鉅儒勵純德以化民貫險夷而立節藻鳧遇合
風虎同聲唐之興自何而致功在汾陽軻之後今得其
傳派分鄒魯粵會稽之古郡寔大禹之宸基城近天南
卧護門北權司扞圉贊塗山來覲之諸侯恩錫安閒傲
鑑湖涼生之五月在泮勤修於魯政趣裝佇繼於蕭規

蓋南山之石必均四海之具瞻而上台之星豈特一方
之獨照如某者人誰料理天與蠢愚鉉基不啻於棗膏
門地更寒於冰谷偶緣貲選遂玷官曹誤身非坐於儒
冠蒸茵易希於美瑞身虛難進乞鄰富以輸財仕實為
貧偶為親而捧檄幸及瓜之在邇欣擁篲之有階踴躍
洪爐雖無棄礦補裨泰岳孰引纖埃賤子請具陳非敢
僭求於甄治宰相自有體冀蒙俯賜於涵容溫暑在辰
燮調多暇靳慎寢興之節永垂夷夏之休

賀中書令啓

發中之詔降自於九天對揚之休允歸於元老仰惟根本之地宜先道德之人制命甫班華戎胥慶况依庇冒孰不舞歌竊以中書肇建於漢朝置令爰從於魏代後世間以宰臣之號所居無非用世之英六朝雖號為崇高秩序才階於三品唐室始極於隆貴可稱僅得於數人如郭子儀之身任安危裴晉公之世為輕重馬周岑文本之可著廊廟張說姚元崇之有益國家然以功名

進者或無道德學問之可稱以文章顯者或於進退始終之可愧要之必有不世之主然後皇天為生濟世之才必有無量之功然後朝廷賞以非常之位昔齊武既登祚之後有為我生儉之言武宗以澤潞之勲有恨無官酬公之語然校功則王儉之事至陋而不足多論賞則德裕之官雖高而猶可進豈如盛世兩儀俱安既得其人萬方攸賴伏惟某官道尊一世學冠諸儒不但至周召而留己優入聖賢之域設張庶事舉皆逢左右之

源啓沃上心莫非陳堯舜之道信行蠻貊澤潤生民武
王有亂臣十人公則首四人之迪德虞舜之大功二十
公則邁八愷以垂休鎮萬物如九鼎之安遏羣邪有必
東之勢終力排於橫議以輔致於中興功業之由變乃
興蓋欲仁而仁至福祚之不登焉在真德懋而懋官豈
徒擅當世之名殆可為萬世之勸某頃由冗散誤沐恩
知奮身寔自於師門佐職嘗叨於下省蒼苔依砌徒思
逋宿之直廬祥鳳集池莫預羣飛之衆羽其為欣願寔

倍等夷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

宋 張嶠 撰

啟

代王漕謝除祕閣修撰啟

驪駕幹旋方積鰥疎之懼木天嚴邃遽叨論譔之除拜
寵踰涯懷慚惕息伏念某效官輸轉逢世休明羽檄罷
馳而無飛輓之勞石渠載葺而重校讎之所既聞成室
之輪奐恭睹屬車之幸臨沐優渥於異恩寓討論於祕

宇發茲私省何以宜蒙茲蓋伏遇某官覺道獨先推仁
兼被常善救者無棄物罔間甄陶不求備者蓋與人每
加題品致斯庸懦亦冒寵靈某縻跡計臺傾心焚座瞻
南山之石雖阻於進趨空冀北之羣敢忘於顧遇心藏
感愧言莫敷殫

見吳少卿啓

竊伏下風久圖望履攝承空乏遂欲振衣然足將進而
倚牆則麾之故心雖勞而得門者寡矣覲增重千金之

顧慰素輕萬戶之心夫以士有黃卷慕賢猶馳情於歷
載之上時欲青槐訪道尚重趼於百舍之遙況牛衣未
遠於寒鄉而虎節今瞻於會府登龍或幸附驥何深恭
惟總領太府少卿盛業濟時英規邁往早奮材猷之美
亟躋位望之隆既多踐更休有譽處蘭香滿握星闌昭
調度之功棘列森華泉府領委輸之計簡知宸扆外總
天儲居九卿惟月之班高十國為連之柄念龍蟠虎踞
既雲屯扞敵之師必貫朽腐陳有山積足兵之實既優

心計寧使月朧擅當時關中蕭何之材處今日江左夷
吾之任蓋智慮朝廷之淵藪聊視外臺而公輔國家之
棟梁行膺大柄況復持衡末路推轂諸生某所以欲望
餘光期霑賸馥但以官期綿邈未諧涖職於星江族緒
衰頽空訪舊占於淮水方循陔而致養遂斂板以攝負
雖假為漕屬之卑然實隸總麾之下儻因幸會得預收
憐念吾子辱在泥塗或蒙轉盼則志士不忘溝壑當自
銘心誓欲激昂辱居題品

代回鈇山知縣啟

伏審榮握銅符出綏鈇阜消辰視事舉邑增懼恭以知縣奉議學術淹該識度宏敏決科發策早登鴈塔之題宣化承流聊屈牛刀之試方撫民而是望嘉盛德以來臨特枉雲緘尤深銘感未遂賢儀之見佇期政譽之聞念大官大邑以庇身惟當惠恤則宜民宜人而受祿行聽褒嘉欣慰于懷敷陳曷罄

代胡勝仲上同官知縣啟

拜恩糾職慙叨棘託之司投迹屬僚喜藉花封之蔭顧
循天幸端匪人謀竊欽製錦之風尚後曳裾之日念青
衿為學曾畫虎之不成今黃綬調官乃攀龍之有幸操
心雉徑屬目驥才姓名尚阻於典章咫尺敢忘於奏記
斷神明之眷佑為民社而節宣

與范待制啟

光裕大德績修隨季之勲論次舊文伐執董狐之筆優
游獻納叶贊詳延致使凡庸益叨甄獎

與吳少卿啓

方按金科愧莫明於讞議忽膺綸命俾就總於將輸顧
已無堪以榮為懼况某受材凡近於世闊踈徒因歲月
之勞誤辱寵光之及惟日畿輿壤未易辦轉漕之功而
星使重權曷以副澄清之責凌兢就職推借有階茲蓋
伏承某官器質粹溫風猷凝遠卿棘冠朝紳之望使鞭
籌利柄之詳念江淮租賦之淵莫逃心計然智慮朝廷
之藪有待公歸某正託帡幪素承題拂方紆職守阻違

跡於門牆欲布謝誠輒寓勤於竿牘商飈將盡總計多
餘願精裊飭之調上副冕旒之眷

通交代啟

因人乏而代置猥叨閩粵之除以土思而自言得繼賢
能之躅顧惟天幸匪自人謀瞻言未際於光塵慕用已
同於雅素方此陽和之屆序宜膺福順之駢臻伏惟某
官道德裊身文華飾吏早策名於俊選聲振一時逮握
節於外臺風行所部既已奉三年之最計固宜膺一札

之除書矧刺史滿歲而超遷有漢家之故事且奉使稱
職而擢任繫我宋之宏規將聞綸綍之頒式慰紳修之
屬某伶俜衰緒嵒窳非才偶被恩私誤承寄委不習為
吏深虞辦治之弗能執以伐柯尚幸規模之可守豈徒
恃此以免戾或將因事而得師顧瓦礫自居雖有慚於
在後而叔敖是望得無意於告新聳聞一二之規終道
曠空之責念披承之猶阻冀衛護之有加傾向之誠叙

陳曷既

答曹倅啟

伏審消辰協吉莅政云初先聲所加休譽已聞於郡邑
撫謙之厚占書遽及於衰遲感德既深愧懷亦倍伏惟
通判出大業之後負拔類之才中外庇官早擅當時之
美藩維贊理方觀治劇之能某屏處郊扉未階進謁其
為慕用莫罄文陳

回桂倅啟

伏以門闥密邇方託庇以偷安疾恙連仍欲徹聲而未

果側聽風聲之美彌增慕用之私伏惟某官經術通明
操尚純固名稱已著宜遂即於顯膺政理有聞豈尚煩
於詳試顧此淹回之暫實為進用之津敢意撝謙過私
未契務敦崇於夙好不簡忽於廢閒函翰甫臨衰孱增
重載感慰存之有味益慚馳問之不先懷爵里以候闕
人念櫻纏於疴瘵抗旌麾而行縣邑佇謁見於鄉亭佩詠
之心叙陳曷既

答朱倅啟

伏審光膺制綽寵贊郡條蒞政云初移書甚厚伏惟某
官蘊洪雅之度負肅給之材揚厯百為洞朝家表裏之
要翺翔三輔振藩維陪貳之稱方切傾風未遑際見辱
勞謙之遽及愧馳問之不先慰戢之私叙陳曷既

賀正旦啓

鳳鳥厯正方紀於歲元金奏贊陽甫新於春律適逢交
泰宜有福禧某官夙著才猷望高中外屢分符竹居多
異之稱來偃輔藩已蔚治平之譽睠此發春之始允歸

受祿之宜某屏處郊扉傾心郡閣莫陪賀者徒切詠思
禱頌所深叙陳曷既

賀冬啓

驗灰飛於律管書雲物於觀臺是謂來復之辰宜享迎
長之祐某偶緣微疚阻造賓閣愧懼之情敷宣奚既

候隆日至歷謹天正望觀臺之祥書而為備俟陰陽之定
處必掩身伏惟某官秉德惠和賦才畢給方君子之道
長會逢其時顧愷悌之所宜天錫之福某屏居郊野引

望門閤莫諧薦壽之私徒極頌言之切移書過厚感德
增懷瞻詠之勤叙陳曷既

驗土炭之懸氣應而衡仰考圭臬之度日至而景長伏
惟某官擢秀天支拔材藝苑操修自好文雅知名蓬貳
藩條已著近民之政翺翔華貫將隆磐石之宗履此休
辰宜膺豐福某屏居郊野引領門閤欲薦壽而未皇辱
移書之甚寵其於頌詠曷罄敷陳

伏以聽工審律以求聲用知華始緹室吹葭而候氣可

驗陽來方茲剛長之辰宜有類升之福伏惟某官系出
神明之胄居然信厚之風贊理藩條既藹聞於善最導
迎嘉況宜進掌於近官某屏處郊扉阻修慶禮移書過
厚沐眷良深雖殫削牘之陳莫喻頌言之切

待陰陽之定務致於天和觀雲物而書知嚴於歲備既
陽萌之協應方庶彙之孳萌伏惟某官樂易而文寬平
而理已用考功於三輔將還鳴玉於侍班矧際過於休
辰宜導迎於嘉況公侯子孫之必復其始方驗不誣愷

悌君子之求福不回其將焉往某屏居郊野阻造門闌
雖削牘之陳情豈頌言之可既瞻承未卜向往徒深
閨門候景知化日之初長視履考祥宜哲人之多祐伏
惟某官以有用之學輔行遠之文孝弟篤於閨門見推
馴行惠恤施於政事具得民和宜因介福之辰充補中
朝之列某修辭未逮辱况過優雖殫削牘之陳莫慰頌
言之切其如感佩難盡敷宣

求媒啓

以蕪葭而倚玉雖不量才點瓦石而為金當憑妙手密
邇朱陳之里講求秦晉之懽薪柯不達於鄙悰冰夢豈
符於前兆某男齒能奉雉卜未鳴凰某女譽藹閨闈德
嫺姆訓雖坦腹甚慚於逸少諒齊眉願配於伯鸞幸假
重言佇聞嘉命

與媒氏啓

以蕪葭而倚玉雖不量才點瓦礫而為金當憑妙手既
賴析薪之斧猶賒聘幣之儀輒露愚衷仰祈聰聽某謹

選某日於某人宅為某先遂問名併陳納幣更恃一言之達允諧二姓之懽嘉命貯聞感懷莫既

許定啓

秦綱戾止增崇部屋之輝魯幣既陳度越榛虔之告誠意欽承於鴈奠消辰就領於雲牋舉案致恭預戒晨昏之禮結禱有日敢違親迎之期

定日納幣啓

早因伐斧已諧鳴鳳之占既遂釣緡尚阻委禽之禮惟

幣帛將其厚意故婚姻得以及時消辰幸獲於龜從修
好當陳於鴈奠某謹選某日為某聊備問名之意兼伸
納采之儀仰扣門闥薦煩媒妁

下禮書

游脩雅况克協二姓之懽爰選嘉辰仰契三星之候既
委禽以成禮且布幣以告期顧儀物之非然語誠意則
厚矣願惠降從之命無愆親迎之時捉筆紓辭欣隨意
往

辱合好之不忘復重之以婚媾將委禽以成禮用同奉
於蒸嘗輒脩純帛之儀式契三星之候顧幣物之不腆
懷愧慊以增深敢罄鄙悰佇聞嘉命

許婚書

不棄單平素襲外姻之好更蒙謙抑爰垂好匹之仇某
人雖閑糾組之功未著柔順之懿桃夭之葉恐未足以
宜家人嫁孝於姑或猶可使成婦道既奉問名之禮敢違
薦女之言感愧之私敷陳奚既

求婚書

求伉儷以合姓將在德門節春秋而共祠實惟靜女令
嗣某官幾小娘子躬猗蘭之質早聞令德之幽閒舍姪
之子某人無汗血之資粗習過庭之訓教疇昔燕閒之
之會每陳婚媾之私得令女而告云終令撫而有室更
紀年之厯稔果於不棄其言險阻備嘗蓋預同於甘苦
婚姻無遠期共樂於桑榆徵龜兆以叶從冀嫁纓之是
請顧猶子之友於賢嗣幾同魯衛之歡然敝族之交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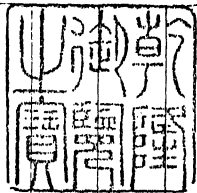
大門敢謂秦晉之匹竹結褵之有命永繼好於無窮聘幣至微優容則幸

下禮書

京洛交游早託鄉閭之舊江湖際遇遂連姻婭之私顧此懼言俄終歲律服召南之美化貴男子之及時慕向子之高情須婚嫁之既畢輒諏時而考禮敢布幣以致儀龜筮不違既短長之協吉蘋蘩有助庶室家之具宜願聞合好之期得奉降從之命

代人求婚書

素與高門游講婚姻之好復緣季子方茲伉儷之辰竊
承某人夙凜令儀幼嫻柔訓爰因雅契嘗致微辭如舊
媾婚已奉降從之命宜其家室再修合姓之歡輒稽鏘
鳳之鳴敢布委禽之好既殫誠悃顙俟好音率爾日月
伏惟照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微集卷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黃鐘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一

宋 張嶠 撰

序

毛達可尚書文集序

自熙寧元豐以來崇尚經術文章以醇粹近道為右士
子不能奉承茲意故其弊也失於頽靡不振不能上下
古今為深博好文之士頗或病之其後有司因仍故習
以取士其弊滋甚當是時公方以舉子作為科舉章程

文字固以挺特奇怪得名場屋間世人所知者如此而已一旦發憤懣作書于當時要人措意悠遠徵用淹洽文字一出名振天下則公自為布衣時其聲蓋已藉藉塞宇宙矣自是登甲科典文詞奏技於高門之地所以取知人主專以詞章議論為政觀其衆製森然恣睢橫放若畧不經意成於俄頃者譬由河出崑崙經孟門底柱之險奔巖附壑瀆薄漂逝及其放於巨野眇莽瀟漫衝風偶物自成漪漣然後悠遠長懷莫可捍禦真文場

之傑雋也昔司馬相如文工而思遲武帝嘗謂以我之
速易卿之遲若何對曰於臣無所不可顧陛下何如耳
及觀諫獵書弔二世賦皆成于扈從遊獵之際則知相
如之於文固亦速而工也公之作文豈類是耶紹興乙
丑僕被命典州適公之故里其子开盡以公平生所作
文相示且請序以冠於集首辭避不獲竊論其所為文
如此开字平仲少年博學工詞章可與論先秦制作而
追步建安風雅他日當自著見決不沒沒固將以文詞

擅名不獨能守其業者也

喜雨行詩序

某嘗讀春秋竊窺聖人所書一字褒貶之意三家之傳
穀梁氏多得新意後世有稽焉當魯僖公之三年大旱
經則書之曰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此蓋
各舉一時之首月而書之一日得雨則曰某月雨當魯
文公之時亦大旱經則書之曰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
七月及十年十有二年經書之曰自正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文之早久於僖公之時乃不舉首月但書厯時又不書雨月善乎穀梁氏釋僖之所書則曰一時而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書之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釋文之所書則曰厯時而言不雨者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嗚呼穀梁氏其真知聖人所書之意也魯僖公春秋之賢諸侯也有志乎民不雨則閔之雨則喜之文公反是而褒貶之書豈不明甚今之墨綬古之諸侯也天子承流宣

化最切於民也雨不雨耕穫之時喜閔之心苟如僖公是聖人之所褒也今歲自夏及秋旱魃為虐伏觀某官憂勞癯悴形于容貌禱爾于山川之神境望之靈曲盡虔祈靡不備至迺七月庚辰雨大霽霈溝澮皆盈於是懽忻之色慰諭之辭撫摩百姓喜色可見其喜雨閔雨之心蓋亦魯僖公之心也某學春秋者也其敢默乎言之不足發為詠歌不揆庸拙吟成古風一篇命之曰喜雨行伏乞采閱某再拜

題微王大峽紀開府故迹詩序

微王大峽中頗多向開府事迹石上赤紋隱起類馬者
人謂之向開府馬山石獸如兩脚中有細而垂者人謂
之開府鹿尾兩山相去僅丈餘中缺如門人謂之開府
倉向開府不知何代人余意其如今之廣南溪洞主有
功德於此一方已獲封爵土人云今微王大峽皆開府
所自䟽鑿且言初欲導大寧監水流而入于竹山不能
終事而卒又土人云開府生甚神靈事頗怪異以其言

不雅馴非儒者所宜故載其大畧如此開府至今廟食
於此土人事之甚謹余每上下峽亦數嘗禱祠蒙其陰
護懼開府事迹久而無以傳信欲為之詩歌以荅神貺
而未遑也辛亥季冬再避賊于峽上始克為詩將以遺
諸土人備迎饗送神之曲云

送諸葛彥章序

黃山之陰有麻川環流灌溉沃野百里山可戕川可絲
野可帶經而鋤植杖而耘隱君子多家焉諸葛彥章由

新安徒居此衡門蕭條澹如也克意古道博涉經史之外翰墨尤工行草篆隸畢究其妙雖尺素畫鉛人皆珍之一日杖屨訪僕且告欲扁舟幅巾東游建康因出所書杜子美詩見示遠客有在坐觀之者因咤然驚曰一書八體五雲二妙酬酒博鵝之戲臨池濡首之逸柿葉竹箭之精舞劍假羽之得昔嘗聞其人爾怒猊抉石渴驥奔泉龍跳虎卧凌魚反蛟蛇入穴而尾垂鳳翥空而首昂蟲蛟蛟而欲動鳥似飛而未翔昔嘗聞其狀爾今

世雖過眼紛紛未覩若是之適麗也先生之游建康其將挾是以攘袂侯門必有聞絃賞音者矣僕曰嘻豈其懷也哉蓋賢者出處與時屈伸豈必槁衣菌食懷琬就塵光彩埋鏹與草木俱腐然後為隱耶豈必飄裾曳袖飛辯揚眉挾炭爐冶之門然後為進耶荷篠耦耕君子以為廢義負俎扣角君子不以為徼祿與道卷舒方將忼慨草茅之言指瑕苴漏論列天下事以敷達主聰庶幾援溺拯墜此其志也若夫藝雖絕游之而已豈所以

期賢者之心哉容有慚色曰予淺哉之為大夫也不敢
復云葛侯明日告行因序所言復歌以送曰黃山之岑
兮磨穹旻麻川之流兮鎖清渾久於其間兮懷席珍一
朝慷慨兮披胸襟俯揖崧岱兮隘乾坤將騎鯨背兮扣
帝閭纏纏利害兮批逆鱗天回觴動兮蘇元元先生之
志兮於是伸

送鄭武子序

紹興六年秋詔以龍圖閣直學士兩浙都轉運使李公

為龍圖閣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既受命辟其屬夷陵鄭
武子與之俱詔從其請且命進階以撫之都漕權重而
事劇或難其佐今武子為之甚稱然自西鄙用武仰給
於四川者踰十年民疲於供億而軍猶乏於糧餉吏肆
於侵欲而民或遠於底告三者之難而都漕皆任其責
賦歛力役陞黜之得其宜則譽將歸之如其不善毀亦
隨至毀譽之來均將被及於其屬子雖欲辭其名得乎
僕蓋將有以告子矣嗚呼甚哉天下之眩於名實久也

嚴而以為苛猛而以為暴廢法而以為鎮靜縱姦而以為長者狡焉者用是脇持務以濟姦而樹黨於是士大夫之剛決者則畏其名而憚於有為偷懦者則持以藉口而文過率皆結舌袖手視姦賊肆行而莫敢詰善良日受其弊僕行天下見風俗類如此而四川為尤蓋知柳子厚鄙今之長者皆土木類而發憤於說鵲以有焉耳武子學通古今與人交不苟從居官操下甚急資既疾惡復儀狀雄毅姦人易以惡名被之余懼武子之畏

其名因而眩於其實蓄縮畏避不敢行其志以佐其長
使四川之人滋受其弊無已時余不得不言武子其審
於名實之辨而斟酌於其心姑務去苛與暴而嚴與猛
非所以獲罪也無廢法無縱姦則鎮靜長者之道行矣
孜孜焉夜思而晝行惟實之是審無名之或畏庶幾狡
焉者不得以疑似為子病若夫君子之道本之以寬厚
持之以明恕詳於謀而果於決圓其外而方其中固武
子之所當從事也余何以益子哉

贈黃子真詩序

石城黃子真與予游二十余年家世為儒子真自其少時則脫去舉子塵陋之習好古文作詩有句法喜交當世賢長者道前輩事皆有始末遭亂流轉江淞間獨一妻一子內無婢外無僕衣食隨罄則營遇賢牧守能客之苟足則閉門靜處不妄交遊雖甚窮節操益勵老來益自重絕不以詩文示人退託以不為然聽其譏評世人文字一格以古之人不隨世俗好尚知其識愈精學

愈高也紹興壬戌過余秀州之魏塘嘗作兩詩以贈之
其一律詩頗別更定且又作古詩一欲併追與之舟去
已遠不果追明年夏復過余留近三月去之毗陵索詩
以行僕倦未皇也因取向律詩別更定者并古詩不果
追與者錄以為別且儲他時一笑紹興癸亥八月初七
日

記

崇山崖園亭記

求勝槩者必在于深山窮谷人跡之所罕至然後以為
恠特而玩之至於跬步之近有湖山千里之觀為人所
易而弗貴者有焉崇山崖是也崇山距鄴北九里在晉
陽王城之右按圖經唐天寶六年改為固封山土人襲
舊名而不之改也山之崖闕然特出於漢江之潁江外
皆環山茂林堅峭蓊鬱錯立交峙望之莫知其際焉山
之上多歲草惡木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居民陋之欲易
而不售者積數歲矣族兄彥遠一日往遊嘉其景而售

之既乃平易道路疏竹出石刺蒺藜草誅惡木心營目顧
因高就下而作堂於中掖以兩廡步簷回環周若一舍
直東為庵以棲雲霞臨涯為亭以釣清瀨而又樹以青
松間以雜花工不罷人作不費財舟車上下談笑即至
不待勞形於鄙遠而山水之秀畢於是邑人見之咸以
謂忽生頓出而不以為故所有也余因謂曰凡物之大
情莫不駭異習常忽近而慕遠唯賢者而後能因其同
而得人之所異因其近而得人之所遠然則是山也昔

嘗見輕於樵夫牧兒與培塿同列矣一旦取于彥遠登
馬而望若天之益高地之加闊而異者遠者出焉夫山
豈改於故哉特以所遭之人異也彥遠之識其與庸衆
亦遠矣彥遠為人間曠怡愉居官蹇然有臨民之志春
秋鼎盛他日固未易量也使識士之賢智愚不肖如山
之美惡則當有清曠秀發貢奇效珍於前者矣吾之族
將由之以復振歟其為悅于目適于心又不止如山之
樂也余既叙其登臨之美而又併以是告之宣和二年

三月七日弟嶠為記奉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樞密副承旨知東上閤門事鄭成之書

歲寒堂記

竹山古庸國也按春秋左氏魯文公十六年楚使廬戢黎伐庸及方城今方城亭是也介居阻險而號劇邑多巨姓強家連地千頃其間桀黠者徃徃雄張一鄉負多資視為吏者若易與每輕犯法自國朝以來無聞令馬宣和六年秋會邑多故州度為令者不足以辦事欲擇

他吏以攝之於是令夏珙致宏自房陵丞往蒞邑事以才選也暨至邑宣令典設教條振宿弊矜無辜敷恩信以勸其從嚴斷刑以威其淫大率以抑強扶弱為本用猛而濟之以寬未期年而政成訟庭廓廓無事矣因顧其縣宇而嘆曰茲邑雖鄙遠亦春秋之建國也室宇庳敝既不足以稱子男之居而且無退公思治之所其陋甚矣昔唐柳宗元作薛令三亭記以謂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

事成吾不佞豈敢為是游觀勸民以自便至於宴息之居所以與後人同其利者則不可以私自歎為解於是積財以羨餘課功於暇時度廳背有郤地作室六楹從七架壯麗雅潔不陋不侈塹靖深宜燠宜寒早暮以聽訟詞間暇以宴賓客自經始以至落成入初不知有役事也堂下有雙檜其大連抱其高參天因榜曰歲寒堂乃謂其友張某曰余之名堂非獨木之謂也雖余之修身從政將有取於是焉子盍為我記之僕因謂曰嘉

樹之與惡木並生於天地間初若無別也至於陵厲以
霜回薄於嚴風而能不凋落然後松柏之節見矣君子
與小人並居於世初亦若無別也至其誘於利害劫於
禍福而能不變遷然後君子小人見矣初致宏之始至
也疾視邑之蠹敝心不能平既又盡知豪吏大姓素為
惡者主名一切以三尺從事畧不以法假人良民坐是
安堵而姦猾頗不便其政於是羣聚而謀欲崇飾惡言
覲以蠱惑羣聽其言既莫之信則又欲誣以他事訴于

當路者且微使人諷致宏觀其稍寬已也致宏自度無
一可以為己病者畧不厝意治豪橫益急卒不以是少
改其度其去之日如始至也由是觀之以歲寒名堂其
誰曰不宜致宏九江人文莊英公之裔孫讀書作文頗
有致思竹山之政大抵以此緣飾非文俗吏所能辦也
彼邑之人其冀除其堂封殖其樹以無忘賢令之德附
韓宣子故事云

修房州大成殿記

國家自崇寧間大興學校凡孔子之廟在郡縣者莫不修飾以稱上命中更多故於稽古禮文之事少闕則又例皆傾圮毀折而不加繕營房舊有學在州城之南西偏建炎三年某月孔子廟屋壞幾毀神位太守王公凜然乃命都監趙侯更作新廟侯乃相地於州治之東中高而外下可環之以水有類宮之制遂面勢而改築焉以某月日告成公乃命故吏張某記之曰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孔子相傳一道所以濟天下而澤後世者不可

優劣論也然自三代以還由華夏至於海隅像而事之
廟而食之者惟孔子而已豈孔子之道有過於堯舜禹
湯文武哉大抵有堯舜禹湯文武之位而行孔子之道
易處孔子之位而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難方周之衰
王綱解紐君臣父子之道不絕如綫孔子於此方且奔
走於宋衛齊鄭之郊皇皇然既以是而語人又以是而
立教雖畏匡厄陳受辱陽虎見譏武叔而不悔也推本
聖人之意豈有他哉懼夫斯道之墜人倫之變後世有

粟而不得食之也晚歸自衛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以成一王之法誅趙盾於討賊而君臣之義愈嚴責許止以膏藥而父子之恩彌篤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既闇而復張人倫之大既斁而復理孔子之力也譬猶洪水方割而禹導川澮黎民阻飢而稷教播種惟昏墊而後知禹之勤惟艱食而後知稷之力不然冥亦勤其官而水死者也而後世不稱冥而稱禹厲山氏之子柱亦為稷者也而後世不稱柱而稱稷然則生民之奉不于堯舜

禹湯文武而于孔子者其以是耶生乎孔子之前者固
有人矣生乎孔子之後者亦有人矣如虞仲夷逸長沮
桀溺接輿之徒方且被髮而狎狂耦耕以自養隱居以
玩世數子者其才未必不足以行孔子之道其志未必
不足以明孔子之教而皆翹然無意於生民向非孔子
者出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已失其傳人倫之大莫與
興理者矣然則孔子之祀所以跨三代而獨光際海隅
而成事者豈不宜哉然當茲極亂之時人方廢俎豆而

事軍旅而小夫之論者方且以孔子之道為不亟於救
亂否者則又自放于山林之間莫肯以濟世導民為意
皆得罪於聖人者也而王公區區於此時獨能新孔子
之祀以示民有足大者昔孔子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
使世之為士者苟人人能以孔子之所用心者推以濟
世導民則救亂之術有急於此者乎孔子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彼小人而至於難使則其亂
有不可勝言者若其易使顧有犯上而作亂者耶余既

美王公之舉事得化民之本也而又嘉趙侯之肅給能輔太守以成行化之基也故樂書其事而推明孔子之道所以急於救亂者如此

繼恩堂記

紹興八年春謀成都帥朝議難其人於是輟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晉陵胡公以為樞密直學士成都府路置安撫大使公辭以母老疏再三上不報朝廷乃為秀州增置通判軍州事一員以公弟右通直郎彥國充其職俾

奉其親官下以慰公來諗之意士林耀之成美居官之
明年贊郡少間顧舍次湫隘卑庳殆不稱簞貳之居因
以其狀上外計得錢三十萬度聽事之南隙地作室五
楹闢其東為吏舍其西以貯緡錢之隸於我者即其中
為退公思政之所既成因顧念而言曰在治平丙午我
先祖魏國文恭公居六府六年矣上章乞還印綬乃拜
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仍以先祖少師公簽書秀州節度
判官廳公事以寵其行距今蓋七十三年而彥國用仲

兄故復踵前武又今之治所即前日節度判官之廳事也彥國不佞無以似其前人而亦承天子之渥命其何以堪之乃勝其擔曰繼恩庶幾朝夕繼其緒業家訓是承恪其位著國恩是報且使來者有觀焉是歲秋八月會予僑寓是邦因請記其事予嘗紬繹舊史知胡氏之世次班位蓋自文恭公始大其門於仁宗時由翰林學士本兵柄其後修簡公佐神宗復自中執法兼浴殿而丞尚書蓋再世柄大政而今兼翰林學士尚書公與成

公密學公皆嗣為名命則凡掌內外制詔者通四世焉
故世言衣冠文物之盛者必首胡氏雖少師公位不配
德晚亦官為列卿監帥大藩未為不遇也知成美所謂
能守其業者且又將光顯矣予嘉其七八十年之間祖
與孫相繼蒙國恩厚如出一跡庶幾所謂奕世載德不
忝前人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故為之書紹興九年八
月某甲子記

御書記

紹興十年某月某日皇帝御宸翰書中庸以賜臣某筆
畫之妙度越崔蔡鍾王之前臣某謝固陋不足以辱大
賜既乃勒之堅石將以示天下垂久遠謹再拜稽首而
言曰竊惟自宣和末天不靖民章輔禍亂使干戈併擾
都邑至於今憂猶未弭一星終矣朝廷之事捨整軍經
武之外固宜未暇遑也而主上方儲神穆清留好經術
間御邇英閣見講讀臣探賸帝王之道聖學日躋深造
自得非羣臣可望清光而昧者不知是為今日之所先

務甚哉道之難明也臣某以謂帝王之道甚大以備文武之用時措之宜而已譬猶元氣包括宇宙或為震耀殺戮或為生殖長育顧豈二事哉則知張弛之用本同威懷之致非異亦猶是也臣某嘗觀皇矣之詩序文王征伐四國徒曰無然畔援歆羨與夫不大聲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此而已則文武之道果烏乎分至於宣王中興詩歌常武序言有常德以立武事則既有間矣逮至後世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文武之事至不可同日

而議故雖如叔孫通之賢謂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而史臣之稱光武亦以講藝論道在投戈息馬之後必若所言則所謂道竝行而不相悖特為虛語臣某每歎息於斯而詩人之意深遠矣今中庸一篇始言性命之理而以無聲臭終之其間制世御俗之道蓋無偏廢而不舉者然則主上之所以賜臣某豈徒然哉顧臣某學術膚淺曷足以推明聖意而奉承之然衆不可蓋蓋將有傑異之佐為時而出協符上德治具益張中興

之功待是而畢臣某輩幸卒蒙全活之恩賜骸骨歸畎畝殘年餘日尚庶幾及見之臣某不勝昧死謹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